

## 第三十回 美洪昆北游樓會

〔先聲鮑老催〕調

詞曰：

豺門排闥，救出累囚。無處納，天臺誤入劉郎約。男多貌、女多才，紅繩縛，真如一對鴛鴦浴，但少銀河橋駕鵲。魚比目，淵難躍。

小妹救出蔡飛、洪昆，連夜蔡飛與小妹南回臺州。洪昆一人向北行到蘇州。雖係故土，當日張洪帶他逃走時他三歲，那裏還記得家門？況又不敢明言往事，只得住在飯店，越覺淒涼。

因閑步後院消悶，看見西邊高樓牆一座，窗內露出一美人，這是蔣府，美人是蔣佩香小姐。嬌女、俊郎上下相望，洪昆遂有愛憐之意。佩香亦生愛慕之情。彼此正在留連，忽聽樓上丫環說：“小姐用茶。”那美人用手推上窗板去了。洪昆念戀不舍，端立牆下等候。

等到紅日西沉，一鉤月上，那樓上美人又開窗向下一望，見洪昆仍站在此，情意越覺依依。洪昆向樓窗作了一揖，低聲問：“小姐尊姓？”那美人搖頭不說話。豎二指，手一揮，又推上窗板而去。小姐搖頭者，心裏說：“不必問我姓。”豎二指者，說：“我兄弟心狠得很。”用手一揮者，說：“你到別處去罷。”洪昆就自會了意，心裏說：“搖頭者，教我不必住在客寓。豎二指者，約我二更時分相會。用手一揮者，叫我繞出店門，走他後門進去。多謝小姐。小生斷不失信。”說畢轉身到寓，用了晚飯。此時已有更余。吩咐店小二說：“我出去會個朋友，今就不回來了。”洪昆把要緊之物收在店中，走出店門，從前街繞到後街，卻好到了蔣府花園後門。見園丁吃過酒，去到混堂洗澡，就忘卻關門。洪昆到此，看見園門大開，更信是約他來的。直走進園中，彎彎曲曲來到蝴蝶廳邊。去小姐後樓不遠，只聽樓上琴聲傳出雅調欲流。洪昆情何不自禁。

那佩香小姐自見洪昆之後，神情恍惚，如在目前。心中想道：“世上竟有此美少年。倘有結鐙之好，也不辜負了此身。”因援琴而歌之。

詩曰：

花似六郎郎似花，翩翩濁世認誰家。

公子有貌才何若，紅線牽時應不差。

生當爐恥學卓文君，但有琴心孰與聞？

此夜曲終人不見，恨無神力引氤氳。

小姐彈琴甫畢，良夜興懷，無限深情，凝思默默。洪昆尋聲而至，已見樓門。捻著腳步上了樓梯，正值丫環垂頭而睡之時，小姐一人獨坐，情緒百端，那裏知道有人上樓來。猛然抬頭，忽見洪昆，吃了一驚。又定神再看，認得是日間在樓牆外之人，又喜又怕，又羞又疑，說：“相公從何處來的？”洪昆答道：“小生不敢爽約，從後園門來的。”佩香小姐紅了臉說“誰約你來？”洪昆說：“小姐在樓上窗中搖頭、豎指、揮手皆是約我的。不然何以園門洞開，全無阻擋呢？”小姐說：“噯喲！相公誤會意了。快些出去。奴家兄嫂不近人情，倘被他們知道，性命難全。”洪昆說：“小生已到此，萬望小姐救我若出去遇著人，就當賊打死。與其死在園中，不如死在樓上罷”小姐無可奈何，只得說：“也罷，相公且暫住一宴。明日定要設法出去的噯。”洪昆笑說：“這纔是倒屣迎賓之意如何下起逐客之令來麼？”小姐說：“此事也瞞不得丫環的。

叫：“玉蘭醒來。”玉蘭打個呵欠說：“小姐還未曾安歇麼？”

指著洪昆說：“這位相公那裏來的，難道是個姑爺不曾？”

洪昆笑道：“全仗小娘子大力玉成之。”小姐就把前後事都說與玉蘭知道。玉蘭說：“看來此事真是錯中又錯，天定姻緣。

小婢子看這位相公有如此美貌，必有妙才。小姐若把終身許他真個是鴛鴦比翼鳳凰同巢了。況大爺、大娘性情乖張，就代小姐擇婿，未必有此才貌雙全之人。小姐如許了，玉蘭情願做媒人，代寫庚帖。”小姐點點頭。玉蘭取了紅柬，寫成坤造在下首，洪昆看帖說：“妙極，妙極！小生生辰也是一樣。”因取筆寫乾造在上首：

乾造男宮十七歲，三月初三日子時建生。

坤造女宮十七歲，三月初三日子時建生。

玉蘭取了庚帖，遞與洪昆，問：“相公尊姓大名？”洪昆說：“小生姓洪名昆。”玉蘭說：“洪姑爺可有聘禮麼？”洪昆說：“有。”因取出第七個玉蟾蜍，交與佩香小姐。洪昆又把他的事情說與小姐知道。

此時已交四鼓，更夫來到樓下，聽得樓上有男子聲音，走來告知蔣大爺。那蔣大是個粗漢，聽得此事大怒，叫：“大娘子，我同你去將這賤人捉住捆起。”帶了數十個男婦家人，一直上樓。小姐聽是兄嫂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說：“洪郎不好了！你我皆沒命了！”放聲大哭。

那蔣大夫婦早到樓中。小姐跪在樓板哀求兄嫂。蔣大與佩香同胞兄妹，見他哀求，意遂軟幾分下來。這蔣大之妻性情十分殘毒，向蔣大說：“你妹子做這等無恥的事，把男人藏在樓上，你反消了氣。真是個此道了。”

蔣大被他妻子一逼，叫：“家人快拿繩捆將起來。”開了後園門，兩人抬一個，直到溜水河邊，往下一丟。可憐佩香、洪昆二人，性命不知如何。